

■花言峭语

世界的丰富之处,就在于面对同样的事物,人们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看法,例如电影《爱情神话》,在成就一个电影神话的同时,却也引起巨大争议。

对我来说,这是一部好电影,所以我写了这么一段评语:“用扎实的文本、圆熟的结构,将女性生活的最新状态、两性博弈的最新战况,与新上海的风物人情、新上海人的心理轨迹编织在一起,汇聚成一幅当下的世情画卷,也隐约凝缩出一个可及又不可及的城市神话。编剧及导演邵艺辉,身为九零后异乡人,却对上海这座城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对人性圆舞曲的火候拿捏妥贴,在此基础上锻造出这则世情神话,文学语言精妙,电影语言自如,宝藏细节层出不穷,音乐品位别具一格。”

在我一个外乡人看来,《爱情神话》里的上海是成立的,但围绕这部电影产生的很多评论,核心问题都在于,这部电影里的上海,究竟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上海,为什么没有上海的底层生活,为什么马伊琍扮演的女白领,会把女儿交给一个暧昧

《爱情神话》可以这样拍

对象,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又算计的上海女人所为。而核心的质疑,就是电影里的上海人,都是中产以上,不能代表整个上海。这些争论看起来复杂到洋洋洒洒,概括起来,无非两个字:求全。

求全太常见了,豆瓣这样的读书观影为主的网站上,可以看到特别多求全的人。你写言情,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关心世界大势,你关心世界大势,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关心底层疾苦,你写了东部的底层,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关心西部的底层人民,你写了西部的成年人,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关心留守儿童。总之,就是在写底层这件事上,都可以无穷无尽地展开去。事实上,符合所有人所有要求的这种作品,根本是不存在的。求全背后,隐藏的是复杂的心思。

更让我震惊的是,一些同为写作者的评论者,借着重重复杂名词的掩饰,表达的却是“你不能这么拍”,以及“你没有资格这么拍”这种浅层观念。但在我看来,至少从理论上,创作者可以以任何方式拍任何题材。

这种争论,其实已经持续了很久。

当年李少红版《红楼梦》引起的讨论,就非常经典。要想拍出一部不过不失的《红楼梦》,让大部分人满意,大概不难,一百年来,《红楼梦》的影像化历程,脉络清晰,那就是始终不放弃戏曲渊源,即便是87版《红楼梦》也不例外,以李少红的职业素养来说,拍出这样一部仿戏曲的、气质上较为浑圆的作品,恐怕不难,但那就不是她了。

她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她眼中的《红楼梦》和古代世界,那个世界恍惚迷离,人和事都带着一点不确定,永远有细碎飘渺的音乐在耳边响起,这个经过她的眼光染色的世界,可能和我们一向所知所感的不大吻合,却有可能更接近《红楼梦》“梦”的本质。何况,即便那是毫无依据的,但她有这样感知和表现的权力,有权力用她的方式去探讨《红楼梦》的另一个面貌。这是一个创作者的基本自由。如果向日葵可以被画成蓝色,如果达利可以画出一个主观色的《红楼梦》。

而关于李少红版《红楼梦》的争论里,最粗暴的一点就是,否认她有

这样拍的自由。事实上,她拍成了什么样值得争论,她是否有这么拍的自由却不应该争论。

创作的自由,大于创作的结果。我的小说都是愁苦主义主题,但我不反对别人写享乐主义主题。因为我功利地明白一件事,表达的权力是一体的。换句话说,如果世界上存在有“不能写”的东西,以及“不能写”这种状态,那么所有创作者都无法幸免。所以,应该把“不能写”消除,或者压缩到最小。当然这是理想状态,但这种理想状态必然会局部存在和局部消失。这个道理我很懂。

所以我可能会恶毒地评价别人的创作,但始终不会碰触一个底线,那就是说出“你不能写”,“你不应该”,或者“你应该”。大家都应该,所以我也能我也应该。这是一个自私的常识。这个常识应当也适用于《爱情神话》。

韩松落

作家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情人看剑

致我们的白月光

娱乐圈新年第一件让人老怀甚慰的事,莫过于狄龙与姜大卫同框。

TVB的万千星辉颁奖礼上,秦沛与狄龙登场,为姜大卫颁发演艺大奖。这一幕看似平平无奇,不过是老艺人为老艺人加冕,当晚的热点可能还包括质疑狄龙的儿子谭俊彦能拿视帝,未必有太多人留意到老一辈在舞台上的应答与对望——但是拜托,这可是狄龙与姜大卫的同框!

一个同框画面的震级能有多大?当然只是一个小小角落里的人们在弹冠相庆。当晚已有影评人媒体人发文,豆瓣的“狄龙姜大卫双雄会”小组报喜,当年那些迷恋过他们的作家粉丝团如亦舒、李碧华、林奕华等人也会喜出望外吗?有一句话说,“请相信你的CP一定会发糖,哪怕他们是狄姜。”终于等到这一天,能镇定自若吗?

这毕竟是跨越了四五十年等待。不由让人想起电影《霸王别姬》里的一幕,关师傅调教成年的段小楼与程蝶衣,“你俩起小这点故事,说来话长啦!”真是前世今生,一言难尽。如你所知,当年正是因为狄龙与姜大卫合演的电影《报仇》,催生了李碧华的小说《霸王别姬》,等到陈凯歌改编成同名电影,又是二十年后。这对香港电影的双子星,一个烈如骄阳,一个皎若明月,交相辉映,在恩师张彻导演的调遣下,在各种故事里杀身成仁,泪眼相望,在传统男性秩序世界里自成一派风景。他们不仅孔融让梨,还桃园结义,最后一起奔赴张彻电影里的最高潮:盘肠大战,战死沙场。

回头看狄姜故事的前半程,是由导演一手促成,那时的他俩更像棋子,身不由己。时代需要怎样的明星,娱乐圈何时天降紫微星,也有命数,即使瘦削凌厉如姜大卫,没想到也会大受市场欢迎;更不会料到,狄龙与姜大卫在银幕上的化学反应,会牵动影迷心绪,甚至成为后世电影学者研究的课题。接下去,狄姜故事的后半程,则由影迷书写。当事人决裂过、止步不前过,年华亦老去,后世影迷却不离不弃,截取电影的吉光片羽,重新剪辑编排,主角仍是狄姜,情谊依然炽烈,再配上《三千年后》《牡丹亭外》等歌曲,活生生再造了一个关于太湖旧梦的光影传奇。

万万没想到,狄姜故事的结尾竟然峰回路转:他们集体现身,为自己的故事做主。一个朋友感叹说,经历这两年深感众生皆苦,老神仙们也愿意下凡与民同乐。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关师傅的责骂犹在耳边,“怎么了?现在成角了,谱大了,就什么都忘了?”不思量,自难忘。相逢一笑,尽释前嫌,终于上演这出大团圆。

钱德勒

媒体人

长风新

媒体人

■早闻狄声

作为看TVB长大的电视儿童,我对武侠剧的打戏没有太高要求。尤其经过那么多年的耳濡目染,早已习惯那些奇怪的电音声效、粗陋的五彩特效:杨过使出黯然销魂掌,所谓“掌风”是宛如汽车尾气的浓烈白烟;段誉运用六脉神剑,有红黄橙绿青蓝紫的光柱沿着手臂乱飞……

不高级,但自有几分老套的好处:一招一式扎实爽利,镜头剪辑明快流畅,“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气势是拿捏住了。

相比之下,最近几年古装剧里的打戏,有时“高级”得让人摸不着头脑。怪异的烟雾和五颜六色的光柱是没有了,360度转圈、慢镜头腾空而起的场面越来越多。故我过招,往

往只是几个擦肩而过就定了胜负,没细节、没过程,玄幻有余,飘逸不足。

而把打戏糊弄出新高度的,无疑是最近在播的《雪中悍刀行》。明明开了三倍速,武侠高手们的出招依然慢得叫人昏昏欲睡。明明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侠客们却几乎都在自顾自地转圈。怎么打的、如何厉害,全靠观众猜想,弹幕随即一片哀嚎:“打得好,下次别打了!”

多么唏嘘,“打得好”,曾经是我们对国产武打戏最基本的认知。

在香港功夫片当红的年代,真刀真枪的打戏从来叫人过瘾。成家班也好,袁家班也罢,一场打戏可以反反复复打磨,拳拳到肉,招招凌厉。

等到了《卧虎藏龙》等新式武侠

的年代,打戏又多了几分飘逸之美。竹林之间、瀑布之上,武与舞巧妙结合,美得像画。

但即便是这份飘逸之美,也紧贴“真实”二字。李安在回忆《卧虎藏龙》的拍摄时曾强调,剧组并没有过多地使用电脑特效,反而更多地选择了“原始技术”。什么是“原始技术”?就是老老实实地用笨办法——拍竹林对战,章子怡会被吊在起重机下面,脚踩一根钢索,还原以竹叶为支点的场景;拍投身瀑布的戏份,她的身上又要绑着重物、笔直入水。

而同样大量使用慢镜头的《一代宗师》,也没有放弃对“原始技术”的追求。从三十个通宵拍就雨中打斗的梁朝伟,一掌劈碎木条的章子

怡,到练就了一身八卦拳本身的张震,哪一个不是真刀真枪自己上阵?

这样的拍法,耗时耗力,充满不稳定性,可一旦拍成,就是让人惊艳不已的经典。

当然,你完全可以说,当下影视工业不大可能允许演员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慢慢“磨”出一身好武功。但参考古早的TVB拍法,节奏清晰、动作流畅地打一场,总是不困难的吧?这么低标准都达不到,那真的是不如不拍,不如不打。

曹原狄

媒体人

■钱眼识人

最近这段时间口碑最好的国剧恐怕就是谍战剧《对手》了吧,它很难得地弥补了现代谍战剧的空白,并且主角破天荒地是一对间谍夫妻,这部剧也是我难得能追得差不多的作品,时常有一种“居然这样也可以”的惊喜。它的“奇葩”在于把南辕北辙的三种类型剧,靠近乎纪录片的场景展现以及四个几乎可以永远相信的好演员紧紧地缝合在一起,变成一款风味层层翻转的“巨无霸”,三种剧分别是,谍战剧、生活剧以及情感剧。

第一层是壳,偏好影迷探索的观众大概看得出来,《对手》这部剧文本的灵感至少结合两部作品,分别是美剧《美国谍梦》以及电影《罪孽》,前者讲述的是前苏联间谍在华盛顿郊区伪装中产,后者讲的是间谍三人组年华老去却无意发现当年本应死去的敌人归来了。这些都被改造成《对手》至少十集的故事大骨架,但是翻了下

该剧播出时很多评论,几乎没有人反感编剧的致敬,我想原因就在聪明的创作者又引入了很多只有华语世界观众才能懂的“梗”,丰富了谍战剧的本土化风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伪装成游戏软件老板的间谍,与埋伏窃听的国安同志相遇,居然一起讨论一套发烧音响,台词是“300V电子管功放,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耳熟吧?这就是港片《无间道》的经典台词啊,这个细节就点出谍战剧的魅力在于“限定”,关系、任务、时空甚至被卷入迷局的所有人的命运,无不被限定。

第二层是血肉,依然是聪明的创作者为了让很多没有看高概念类型剧习惯的观众坐下来,也不至于被烧脑得头疼,就在剧中铺陈了大量的生活场景,以至于你觉得没有在追剧,是在追自己的生活流,依然用的是最管用的“武器”,美食。剧中好几个角

色都是饕餮分子,几场重要的戏居然都发生在饭桌上,还真的是众口难调,有的间谍忘不了东北锅包肉,有的天天吃沙茶面吃不腻,还有一个间谍临死前先叫外卖,是生的韭菜馅饺子,而我们的主角间谍夫妻,妻子(谭卓饰)忘不了夜市的粉,丈夫(郭京飞饰)就爱喝工夫茶,还喝出人生境界,烦恼就像喝茶,一口口喝就喝少了喝没了。

在我看来能够让《对手》在大结局之后还能守在豆瓣八分线的金线,是因为它艺高人胆大,拍出了很多同行明晃晃,堂而皇之叫嚣却做不到的,拍成年男女的情感体验,甚至你说《对手》是中年情感剧,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剧中三个间谍构成三角关系,依然是你爱我,我爱他,他不爱我,多俗套啊,但是如果翻新出新,让人不反感甚至迷恋呢,那靠的就是艺术化的细节处理,比如间谍

妻子每次出任务回来都会觉得自己逢场作戏很难看,于是她会走在深夜的巷子里面无表情地狠心刷牙,耻感不需要用台词说出来;而回到家,他的间谍丈夫明明难受却不会过问,甚至还下意识地回避,靠着床头就抱着古代哲学书看,是王阳明的著作,暗示“去人欲”,耻辱与压抑让这对夫妻的情感关系变得复杂,扭曲但缝隙处又有黑色幽默、抱团取暖的种种气息、信号,是不是好久没有让观众觉得剧情、角色不再傻白甜,对得起“人性”二字。好剧不讲大道理,但也不会无下限地取悦观众,它甚至可以把观众当“对手”,在探索中较量悟性,感受趣味。